



奏事錄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九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  
日進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

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

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

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

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

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

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





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以過不悛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部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



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誼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歛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叅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明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



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  
進賢路按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  
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  
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絕不同  
也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  
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  
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學士舍人特自三館選居  
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  
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  
臣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

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  
第一人入有及第繞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  
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  
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  
令上簿候館閣闕入與試而館閣人無貲數無有闕  
特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  
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  
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入  
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來寃內批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內臣庶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衝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



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廻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文奏曰執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一本無前字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措蓋欲傳示後人而子職不謹身沒未幾已流

落於他人家其曰進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于中錄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曾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藻故惡壽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官妾爭相笑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恠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



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燒錢  
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為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  
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而莫  
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  
請朝假上变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  
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  
下其奏曰三司事無貽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  
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脩奏曰襄每年八十餘多病  
混其只是請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  
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变色襄亦自云

舊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  
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造事將興軍須未備三  
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  
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  
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讀尚在至是因蔡乞罷  
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  
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藹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  
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構害一作善  
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  
而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



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脩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為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未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為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任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

猶須更辨真偽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愚謂其議若行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

仁宗既遠夫喪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根本為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



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  
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會公及  
余晚議來自當將上相顧以為如何韓公曰若上稍  
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皆曰此吾濟素所願  
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  
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  
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  
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可  
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  
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

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  
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  
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  
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  
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  
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選郡  
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  
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來行仁宗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年一月九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為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降誥勅當得

以堅卧不受若立為皇子  
陛下命  
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名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湏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為皇子仍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共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教尉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  
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  
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  
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  
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  
後殿而寢若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  
歲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  
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為異遂召宮婢  
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  
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整上獨寢閣

命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  
金釵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子以此為驗外人所傳  
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  
釵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持內臣  
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  
殿祇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  
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  
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  
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祚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  
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



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醫官產科十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奏事，將退太后呼黃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筭於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偽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杪行和勸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閣中而銀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闕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掘之，深尺餘，得金銀子一隻，折為三段矣。合之以比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銀重輕又同，信為是。

矣。因以金銀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為作此偽事，云以免養孃苦。掘廢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曰：蟲兒事外已暴聞，今其偽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謚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唇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第一事 令其婢子作婢二

第二事 近不惠集韻慧字注 云亦作惠

第三事 未嘗止未亦

續添

辨蔡襄異議 何可為信一作信何

蜀對語 皆錢穀刑名皆字下

內降補僧官 彼必有言彼下

又三事 嘗有論議議論乞罷劄子罷一作出可以構害善

人人難立矣一作善人 難立雖不見其文字不字下

况此無迹狀無迹伏將立為皇太子無四十年

餘年甲外帖然佛堂前闕下前門



漢書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准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  
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  
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  
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  
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  
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  
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鬻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  
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



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  
為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乎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為  
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為父  
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

下感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為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一作三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  
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  
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  
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  
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不足害  
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  
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為奇貨以買貴一作名而世之人  
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為忠使先帝之



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  
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濮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群臣並進爵秩  
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  
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  
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狀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  
遂格附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  
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中書以為贈官及  
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  
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漢  
王於上必子也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  
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具議狀中書據  
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  
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  
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  
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  
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  
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  
非典禮出於無稽故不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

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  
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  
不當議有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別卷而上  
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  
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  
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  
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  
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  
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



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忤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  
塵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  
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  
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  
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  
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上仍問白所言莫  
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有  
奏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  
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  
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

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甲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  
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  
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  
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  
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  
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  
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關人之際虛破役兵  
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芟箔一併興  
修未得其狂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脩不  
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



兩管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  
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此無行但怨朝廷  
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  
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矣如此而怨怒之言  
語一作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笑一作之  
者一作有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  
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  
臺官益快快慙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  
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  
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一作濬議未定

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  
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  
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濬議未有過失  
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  
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  
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群至  
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  
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  
官愈益愧耻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  
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



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恣其醜詆  
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者有及臺憲  
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  
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  
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  
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  
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  
因以言惑眾云朝廷皆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  
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  
不主中外涵涵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

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博士孫  
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  
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  
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  
此降詔云准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  
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  
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  
九月也噫其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  
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  
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



來郊裡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  
事自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  
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  
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  
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  
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  
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  
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  
事皆非上本意。雍非中書本意。一作是日韓琦以祠  
祭致齋。惟曾公亮趙鼎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閣子內。

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致齋處召  
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  
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  
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  
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  
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別詔具  
初中外之人。為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  
宗正統。故人情汹汹。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  
皆以為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皇伯



迎議者猶一作以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  
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  
誣罔言韓琦交結餅官蘇利涉高居簡或亂皇太后  
致降手書又專指臣備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  
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  
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  
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  
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遂言事官故屈意含容  
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  
家宣讀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

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  
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作付大臣與有司而  
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  
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  
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  
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  
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  
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宜欲過當追  
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  
遵典禮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



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  
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議等廣引袁桓之事  
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  
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  
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  
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者朝廷於  
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而使我輩遽羞亦不至決去由  
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遂臺官豈是上本意  
而諉辱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  
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

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幾果如誨等所糾誨等即  
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  
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虛名  
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經罔不明先帝之志不  
論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漢書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一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未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



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逆遷之辭故云權罷集議  
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此事人所  
易知而呂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  
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監在  
止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  
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  
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  
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  
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  
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

降

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  
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  
琦請降手書一作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  
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絕  
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思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  
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  
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  
皇稱后是哀栢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  
呂誨表乃一作致主之謀不耻哀栢之亂制者何  
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



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為哀相之亂制乃是指鹿為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王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

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借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漢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二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漢國為一有虛名無立廟處或即園而立廟一爾其依經合古可以為

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為非禮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盾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為世數此為所謂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



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手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家之息，終身謂其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為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

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長子為後者，皆以其有所生父為伯叔父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誼乎？答曰：禮之喪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戴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前月年等事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不有也。况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



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  
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  
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  
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  
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為伯是問閭之所稱也兩  
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為則用典禮為天子議則  
用問閭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  
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  
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  
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

明文

一作禮存父名

而世不用

相何也

答曰聖人以立後為

公不畏人知

故不諱不

諱則其子

必有所生父母也

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

而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

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

之子故惟恐諱之不密也嘗

試論之曰

一本無此字古之

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

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

經而不諱也而後世問閭鄙

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

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

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

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

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

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

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

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



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廿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  
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sup>謂</sup>真絕其天性歟<sup>曰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sup>  
而外陽絕之是<sup>大偽也</sup>夫<sup>一問閭鄙俚之人之其</sup>一作慮  
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若<sup>曰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sup>  
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sup>然</sup>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sup>一公也</sup>何必諱哉所謂子者  
未有不<sup>由</sup>父母而生者<sup>也</sup>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  
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且<sup>以</sup>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  
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sup>取</sup>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

者<sup>謂</sup>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  
故降其服以<sup>暮</sup>服可降父子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  
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  
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漢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  
何<sup>答曰</sup>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為公  
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漢安懿王之  
子也然則漢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  
告于天下矣<sup>所謂</sup>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者  
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  
則不得專一於此也<sup>此</sup>伯議制議稱皇也如是則恭愛可



之恩

身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矣。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踴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言也，慮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為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則能忍而為此言也。問者曰：為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有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

生

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濮議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二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願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



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穎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正燕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毋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父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授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先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聞奏，狀候勅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



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  
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  
因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  
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  
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山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  
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註明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  
臺官定議開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齋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  
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樸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  
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  
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  
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  
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  
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  
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



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須令奏乞下尚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是間謀之人故要術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無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

體豈敢妄為自取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傳作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醮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



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勝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轉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義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嘗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僕園自主

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忽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侯祥



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哀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  
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  
和既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  
朝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群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  
閣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  
朕意

漢議卷第三

漢議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三

劄子一首

是歲

月撰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  
論紛紛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



為階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  
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  
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  
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  
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於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  
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  
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

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  
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  
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  
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  
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  
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  
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  
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  
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



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  
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使謂兩統二父以致  
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  
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  
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  
以後貢禹當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  
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

親註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如周史皇  
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自為其  
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國皆漢儒所許以為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朝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與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夫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言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辨而外庭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



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霽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度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為後或問上

或問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菴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

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有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踈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



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菽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一作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一作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

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兄弟兄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



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巳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恐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

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



照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

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為也也有所拂焉不為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



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有一字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繼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性使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於一有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可所干乎

###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



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畧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一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絕本親宗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文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歿享榮名為萬

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為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取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為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弒一被篡喪身亡國為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



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其一作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為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

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為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背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為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為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世一作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



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為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為法，可矣。若言出帝者，果可為法乎？

濮議卷第四

十一

禮家聚訟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互有去取。今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其廟本無固必，寧以一身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且公晚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志在助公。然公何待助也。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王伯翊校正。



于役志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五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貶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鄉損之公期君貶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已亥夜過遂卿家話別遂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  
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  
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  
人驚馬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  
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  
茶首道滋鼓琴公期與君貺奕也而君謨來景純移之

武平涼叔仲輝慎之壽昌天休道鄉皆來會飲君

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

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

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壑下錄見  
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廡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邦石  
軍迷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  
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巳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璧鎮遊損之園會余有  
客住宿州參先發棧盡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  
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施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鄉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  
寺丞李博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若錢思公在洛時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

能明日食畢解舟與

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曉入沙河乘月夜行嚮  
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聞下黎明元均來遂至  
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  
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弈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  
棧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弈于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荇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電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荇與者隱甫朱公

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醉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邈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邈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間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畫汚漫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  
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碧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遊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續家

巳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來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類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無錫繁昌宿慈母

甲寅乘風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已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蕪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舟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佐蕪春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為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知修已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家已去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已

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孤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陵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狀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鴉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其師會書云臨行

其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冒天無馬乃沿汴絕淮過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纒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于役志卷終



六月丁卯 偃上亭偃字

七月甲申 朽漫拾漫是 亥獎是

辛卯 飲僧飲字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謂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為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致馳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  
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  
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定也吾其歸哉  
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六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  
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  
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  
狀如此驗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總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侑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一作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若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嘆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策



孫何與李度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度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度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韵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度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故叅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壑一車為報。」晁答曰：「得壑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曰：「左祛掖門入，石有趨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樞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曰：「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為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幾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  
楊大年故世稱此三人有知人之舉仲簡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備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  
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  
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  
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  
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  
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

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大吏於  
其空上念無君子老解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  
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  
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  
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  
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爾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謚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議之竟改曰爾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比日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初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夔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特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稱門下山谷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

論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美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抃執中亦能使相除僕射乃降麻庶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由子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此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大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

指揮使止置為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軍部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有



之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子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音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遷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立心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回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以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於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元曰朝延惡之遷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者又曰康定乃

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迎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一作為得體揚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太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橐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其有更改一作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  
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錫為府曹官簡肅待  
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  
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  
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躡茶出一作於劔建草茶或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  
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侍中昌朝時  
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  
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  
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革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作二字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父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湏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  
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  
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  
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甕蓋  
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  
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作  
烟侍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  
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  
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  
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  
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  
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  
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堯博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黄門堯博有詔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答云亦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  
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  
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

又一作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嗔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預遷二字一作修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加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諱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  
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遠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  
後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  
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  
為特加一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簿子所

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  
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  
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  
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此有御  
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文誦云補  
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有較尤為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嚼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長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竊一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  
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  
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  
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之誦此亦  
異於常此無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笑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誦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此字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之筭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如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

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比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



言之曹不論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初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燕享無事而以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夫嘗以私言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堂弊壞至第請加講學公曰時方大盛將鮮瓦石之間百蟲所蝕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詐聞公錄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歸于家庭以錢十千贖購一作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書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且公姑中李照作新律一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大有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平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玉琪望月叫三聲一上為之大笑

揚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衣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謂一作四六偶對  
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東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  
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語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  
卒得不一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也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得投壺奕

棊二字一語至語也諛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

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

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

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

罷回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揚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性一作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於一有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按二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朕皇祖寶籒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而一有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傳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縛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用一有字

自其後宋興儒學驟擢高利者多矣蓋一作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一十三榜由呂文穆公一作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一作參政趙侍郎舉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歸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鷺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浚藏訛寃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寃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咤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因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咤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亦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特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莫一作孰是一有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過一作未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官教授入謝祖宗時  
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  
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輒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能一作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芳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一作君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  
者常以滑稽有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  
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  
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  
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  
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  
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三衛廢無官屬世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色  
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

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遺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茶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情一作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官人往往縷一作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主副樞壽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二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今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勛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整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鈿之制以賜群臣方圓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書一作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留有滑稽子謂人曰彼



家所賣餛飩音澣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餛飩矣晉宋皆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四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身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集賢曾公樞密張太

聚

尉皆在儀不赴惟命西慶道侍郎副樞胡諫議相吳諒諫全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庶下親三二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之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本一作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在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整正也

燕君謨謨為余書集古錄口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鋼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謝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餅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是使我明筆獨無所無也一種佳此物感又可

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塗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取聞者皆

以為善對

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塗入布袋矣

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成而卒時人莫不謂其音簿其初修唐書也常編歎曰吾今可謂糊塗入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群詰一作公皆以  
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大腹而眉目清素少子晉公疎瘦  
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  
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  
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  
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謂一作四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  
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戮其  
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像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  
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一作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第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  
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無  
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尊禮契丹亦畏其多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  
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一事皆切於理余時知  
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甚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類作濯擲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遲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本傳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

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晉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林兼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以探登屋入禁中達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揚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或作葉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葉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也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也殿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何言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容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早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載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大相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或作請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也。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也。殿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何嘗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格前第七

容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早鶴

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鄭重公得象皆大年門下

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

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大相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

協和。二字一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笑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群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經一有五十五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  
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  
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  
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日一作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  
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  
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  
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  
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  
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  
於寫錄僅史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



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先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奉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燕尚

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息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

與石資政

中立

素相友善而石喜談

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槓擡置其中溫時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卓筵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盃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犀屑在一作犀屑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一作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此無懷中使補近肉以人氣蒸之俟氣薰蒸淡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拓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鏤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鏤脚為鏤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悉一作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  
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  
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  
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  
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

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  
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  
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

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俚一作俗轉孤為姑江側  
有一石磯謂之彭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  
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聖



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  
門望之如雙關故謂之關塞而山口有廟曰關口廟  
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  
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鞞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搗作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後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

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編檢字書了無此字打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調鞞狀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調狀為是不知因何  
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使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璠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搢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惟  
第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筆為法法亦  
而小異於筆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者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第一

第一段魚畏魚一

第九段臨終為句為一

第十段真是送燈臺燈一

第二十二段不得於黃紙書名不特上

第二十四段惶懼惶一

第二十六段酒半相顧相一

第二十九段上竹竿耶耶一

第五十段薄荷荷一

第五十四段余嘗過過一 園園一 德德一 成成一 三十六字 一作一作 餘餘一 曠曠一 乃乃一

一 九 歸 田 錄 卷 第 一



第五段 打衣糧 衣一作糧

廿七〇





